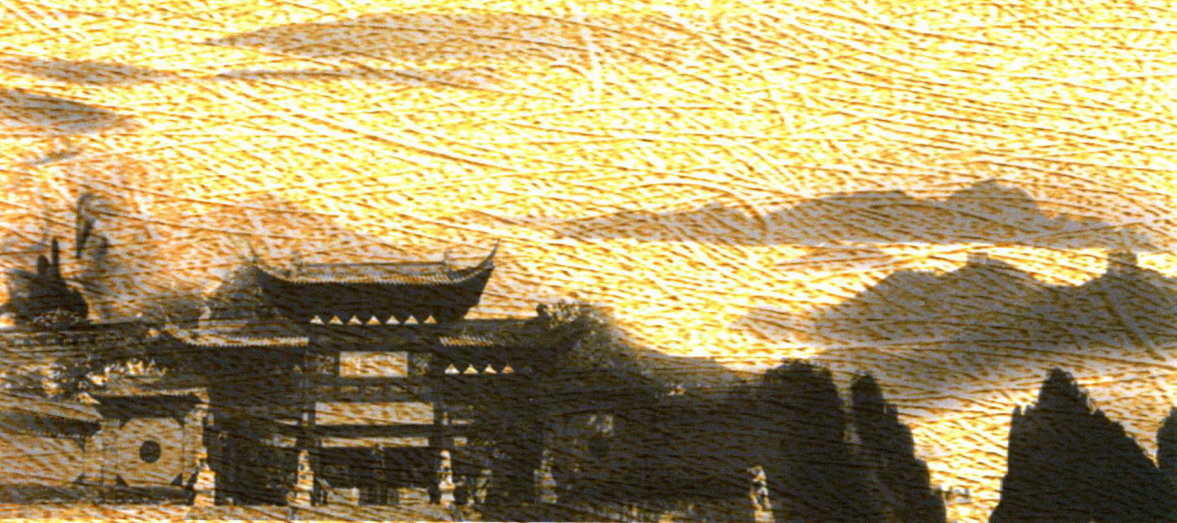


曾国藩与

金陵书局 第一卷

曹凤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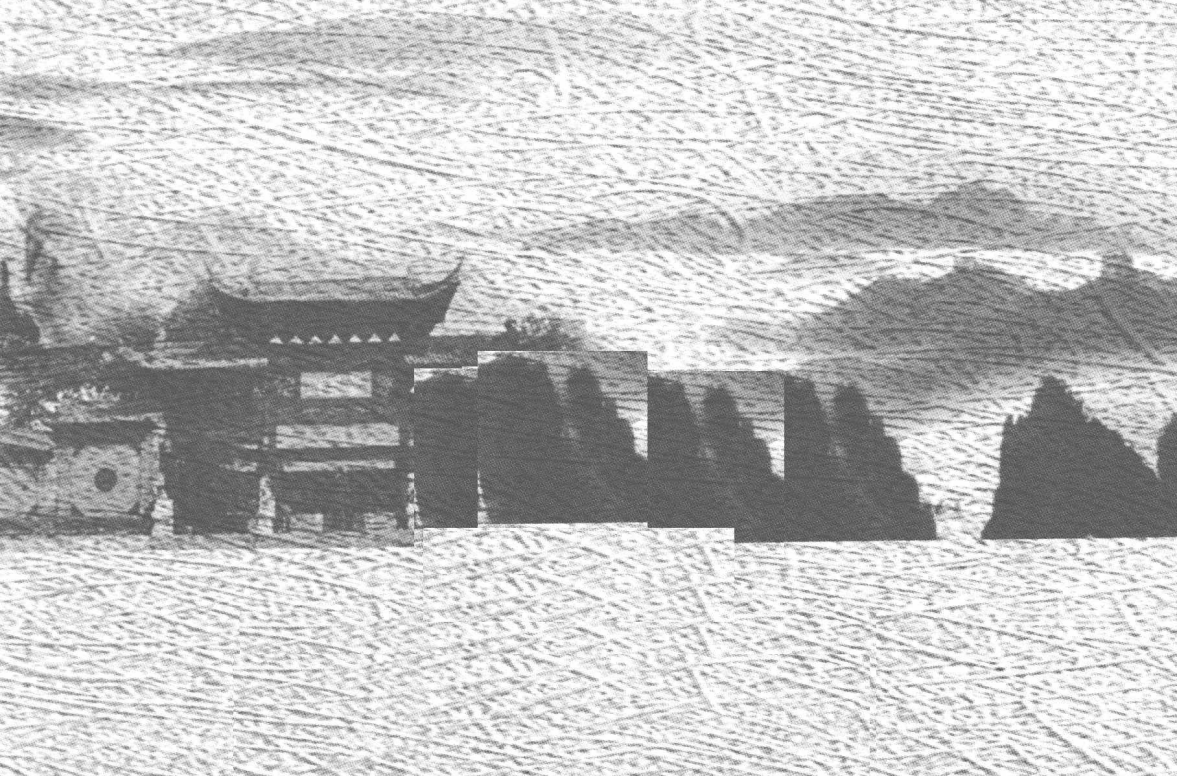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曾国藩与

金陵书局

第一卷

曹凤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与金陵书局. 第1卷 / 曹凤祥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068-5249-4

I. ①曾… II. ①曹… III. ①曾国藩 (1811 ~ 1872)
—人物研究②图书馆史—研究—南京市—清代 IV.
①K827 = 52②G259. 275.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7234 号

曾国藩与金陵书局

曹凤祥 著

责任编辑 毕磊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北京众诚佳印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249-4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曹凤祥同志耗费多年心血，历经多年辛苦撰写的《曾国藩与金陵书局》三卷著作即将付梓。欣慰之际，书写序言，向读者朋友们推介。

因为研究《中国出版通史》的缘故，当初我和魏玉山同志参与了曹凤祥同志《曾国藩与金陵书局》这个选题定位的讨论。因为当时唐浩明先生撰写的三卷本的《曾国藩》历史传记小说已经风靡全国，甚至风靡境内外。这就必须回答这个选题与唐先生著述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在哪里。我提出：如果说三卷本的历史传记写的是曾国藩为晚清当局力挽狂澜的赫赫战功、煌煌业绩的话，那么这本书则应该描述曾国藩取得这种战功及业绩的内在原因及文化造诣。为什么在曾国藩讨伐太平军的檄文中着重强调洪秀全一行对儒家文化的践踏与否定？为什么其一介书生能够有如此大的作为，以致深刻地影响了晚清的历史？为什么在曾国藩的麾下聚合了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作为他的幕僚和智囊，辅佐他的文治武功？为什么他能在胜负未卜的戎马生涯中、在残酷的鏖战间隙，还和幕僚研究桐城学派的文化、研究诗词的对仗及押韵问题呢？在这本书里都应有一种文化的阐释与解密。后来，曹凤祥同志大致接受了这样一个定位。从成书的情况看，曹凤祥同志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研究并撰写的，体现了这个定位。当然，他也没有完全拘泥于这个定位，他有自己的创造。曹凤祥同志先是写了传统文化对于曾国藩的滋养，对于求取功名的引领和影响，也写到曾国藩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的责任担当与文化自觉，以至试图通过创办金陵书局等出版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文化追求与文化使命。

开始，著者曾经设计把《曾国藩与金陵书局》写成一本书，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文献、资料的深入挖掘，一本书已经无法涵盖更为广泛、深刻的内容，于是就扩展成了这一百三十多万字的三卷书。这既表明了传主经历的厚重，也反映了著者披肝沥胆的功力。凤祥同志学习司马迁写《史记》的优良学风，借鉴和创新历史学家袁枢本末体的写法，使自己的著作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创造了新纪事本末体。这种新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与小说的区别在于：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虚构性与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是小说要素中最能体现小说性质的东西。新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与小说不同，是著者在广泛搜集和阅读文献、史料，对文献、史料进行全面考证把握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构思创作的结果。

《曾国藩与金陵书局》三卷书从不同的角度，立体地描写了曾国藩少年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醉心中国文化典籍，有了传承文化思想的萌芽，这导致了他在东流军营时就考虑招揽博学之士，并亲自接见，委以编校书籍的重任。收复安庆后，在军械所

创办书局，组织文人、学者编辑、刊刻《船山遗书》。《船山遗书》的编辑出版标志着他“为往圣继绝学”的追求与实践和他编辑思想的形成。如曾国藩考虑《船山遗书》书稿诸子百家并包，对《船山遗书》的校勘坚持保持原貌的原则，注重书稿哲学思想的突破与创新等。

曾国藩不仅组织学者刊刻《船山遗书》，而且在湘军中带领将帅学习船山思想，用船山思想武装将士，使船山思想深入人心。这里有战争的风云变化，有书局人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壮烈和慷慨，也有曾国藩和张文虎等幕僚在安庆、铜作坊和飞霞阁校书的勤勉和专心，还描绘了“马新贻事件”的悲壮。曾国藩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且随着自己倡导的自强运动的开展，他还大力支持翻译刊刻《几何原本》和《则古昔斋算学》等西方科技书籍，在资金和编辑人才上提供保障。为了经世致用，学习西方的长处，师夷长技以制夷，优先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为我所用，表明他编辑思想的成熟。

著者注意文史结合，深刻地描绘了金陵书局创办和发展的曲折经过，将曾国藩和张文虎等人生动、鲜活地呈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曾国藩在金陵书局的操劳与谋划，为出版事业奋斗的身影；看到他北征，在戎马生涯中惦记着书局刻书的事情，夜晚，在油灯下给金陵书局的同事写校勘心得，询问书局刻书的情况。

著者对金陵书局的研究注重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从书局章程的制定、颁布和修改、经费来源的变化、编辑人员和刀工杂役的构成等方面考察描述书局的实际运作情况，复原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金陵书局；另一方面，在研究金陵书局的过程中运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诸如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文献学、编辑学、出版学和传播学等，这样在分析金陵书局业务时，显得更加饱满和深入。

在著者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笔者常与他沟通情况、交流信息，知他不辞劳苦，离京南下，遍访有关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搜集文献、资料。他探访曾国藩读书的岳麓书院和岳麓山，考察东流、安庆、金陵冶城山、飞霞阁的遗址，追寻曾国藩在安庆、冶城山铜作坊校书、刻书的线索。他走访长者，遍求一手资料，了解风土民情。他几次到达曾国藩家乡双峰实地考察，登上了后山和高嵋山，真有一种“行万里路，查万卷书”的执着追求和可贵精神！

曹凤祥同志涉笔广泛，在书中有书局的背景描写，也有书局人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按说，这方面的落笔，有其真实的客观性，也是著者的一个突破性创新，但是否与行文的主旋律、主格调吻合一致，不妨请读者朋友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著者在本书中熔铸了多种技法，特别是著者把自己对美学的研习和体验运用到多处，并取得了新收获，这也是著者的一个突破性创新。对读者而言，此三卷著作不仅能将你带进那风云迭起的晚清岁月，而且会使你获得跌宕起伏美的享受。著作中，上至浩邈的苍穹，下至广袤的大地，从闪烁的星光到轻盈的雪花，从书局里的编辑家和刀工，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审美思想时有体现。

诚然，本书重在探索，力求独辟蹊径，难免有些疏漏和欠妥之处，这倒是为出版后的修订提供了进一步加工的新空间。但是瑕不掩瑜，本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

年朋友来说，读后会获益匪浅。我希望这三卷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曾国藩创办金陵书局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了解曾国藩为传承我国的优秀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文化及出版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郝振省

2015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生在耕读家	1
	曾竟希盼望得曾孙	1
	廖达难忘惊险事	5
	送花布廖氏感恩德	10
	曾麟书欣喜得贵子	15
第二章	长于逆境	21
	宽一读书有恒心	21
	讲故事激励儿女	28
	张老汉因牛赔礼	32
	见拮据江氏回娘家	37
	姥姥见宽一心欢喜	40
第三章	性格倔强	49
	小恶鬼撕书宽一怒	49
	多事婆图财乱算命	53
	曾麟书厌王婆多事	57
第四章	初露才智	63
	豆腐房有序受启迪	63
	蒋士街宽一露才智	69
	买木板麟书听建议	75
	齐上阵同心协力	81

子城钉凳子有考虑	85
小恶鬼乐极生悲	88
第五章 历经幻境	95
子城梦幻遇仓颉	95
惊梦醒来又深思	101
陈雁门学堂讲课	105
第六章 立志刻书	110
子城萌发刻书念	110
王爷爷含酸赞子城	114
小恶鬼杀鸡爷爷气	118
“小霸王”带来坏习气	120
小恶鬼闹学堂	123
王婆纵子大动唇舌	129
第七章 巨浪中救父	135
子城听爷爷讲家史	135
曾麟书巨浪中脱险	139
郭胜连连赞子城	145
欧阳凝祉念叨子城	148
第八章 有缘定亲	152
豪语感人 凝祉嫁女	152
曾子城思过责自己	158
陪汪先生家访	165
结学友入书院学习	172
子城难忘龚翼的话	178

第九章 娶亲除弊	185
岳母发脾气女儿泣	185
女儿含泪有话难言	191
曾子城娶亲除旧弊	196
接亲惜时不误读书	201
沽酒迎宾夜深情	207
欧阳夫妇送女婿	215
第十章 入岳麓书院	222
曾玉屏讲岳麓名师	222
依依惜别送子城	224
曾子城入岳麓书院	227
贾老师讲岳麓胜迹	231

第一章

生在耕读家

曾竟希盼望得曾孙

嘉庆十六年十月初（1811年11月初）一日，清晨。

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都^①，高嵎山下的野草已经变成了金黄色。

一条起伏的山间小路向前延伸着，村口路旁水沟边的一株株枫树在旭日的照射下变成了红色。

一位车夫一手抓着马缰，一手挥动着鞭子。马脖子下悬着的红缨飘动，铜铃叮叮当当地响着。两位妇女坐在一辆木轱辘马车上，身边有两筐红萝卜。马车在通往白杨坪的山路上吱吱嘎嘎地走着。两位妇女不时地看看路旁由稀稀拉拉、大大小小的院落和篱笆围起来的一片片农田。

马车在村口停下来，两位妇女下了车，一位从车上把篮子拿下来，另一位妇女说：“谢谢大叔！”车夫说：“不用谢。”车夫赶着车向前走去。两位妇女并排走着，身子靠得很近，一边走一边说着话。其中一位叫廖氏，她是廖爷爷的儿媳妇，廖达的妻子，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她削肩细腰，身材略高，鸭蛋脸，俊眼柳叶吊梢眉，顾盼神飞，高鼻子，略高的颧骨上紧紧绷着一层粉红色皮肤，穿着蓝边紫花衣裳，十八九岁，身上穿着一双紫边红花的绣花鞋。另一位是中等身材，二十一二岁的妇女，脸上长了些雀斑，身体发育得丰满成熟，肩膀丰腴，臀部浑圆，穿着镶花边藕荷色褂子，胸脯高高地隆起，略歪着身子，挎着个装满了果子的竹篮子，脚穿着紫色绣花鞋，她是廖氏的姐姐。廖氏对姐姐提起了德高望众的老人曾竟希在家庭不富裕的境况下，开始送子读书。他的儿子曾玉屏少年时曾沾染“贪玩”恶习，“少耽游惰”，但是后来他“讲求农事”^②，创立以“耕读”为本的家规，要求子孙亲自耕作，读书明理。他鼓励儿子曾麟书“多年刻苦读书，期望他科场上成功”。^③廖氏的姐姐说：“曾竟希老人和他的儿子令人敬佩！”廖氏赞扬曾竟希老人说：“这老爷子做事公道，爱打抱不平，令人敬佩！”她的姐姐点点头。廖氏说：“那还不说，这老爷子教子有方，你看看他孙子曾麟书的为人没有不夸奖的！”她的姐姐说：“好人家呀！”两人一边说着，一

① 都：清朝行政区名，相当于镇。

② 曾国藩：《大界墓表》，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9页。

③ 曾国藩：《台洲墓表》，见《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2页。

边来到了离曾家大门不远的小路上。

忽然，一个穿着淡蓝粗布短衫的高个瘦男孩——他是狗子的儿子，手里拿着一把折着的长绳，后面跟着十几个半大孩子，像一窝蜜蜂一样从一家小院后面的一条小道上跑出来，到了小路旁的大树下，连蹦带跳，连吵带闹。高个瘦男孩把绳子抖搂开，一面抓起绳子的一头向前面站着的胖男孩扔去，一面喊：“接住！”胖男孩是郭胜的儿子，他蹦起来一把将绳子的一头抓住，向后退了两步。高个瘦男孩喊：“摇！”两人手里各自攥着长绳一头使劲地摇了起来，孩子们主动排好了队，高个瘦男孩手里摇着长绳，看了看排好了队的十几个半大孩子喊：“跳！”孩子们随着长绳的起落一个接一个地冲到前面蹦着、跳着……

一些男人、妇女领着孩子走过来围着看。有的人喊：“加油！加油！”有的人笑着。

孩子们蹦着、跳着、跑着。他们围着摇绳的胖男孩形成一个弧形的队伍，一会儿围着另一个瘦男孩又形成了一个弧形。一个小眼睛男孩在排着的队伍里喊：“看我的，来个单人跳！”话音未落，冲到绳子前，跳了起来。大家齐声喝彩：“好！好！”他跳第三个的时候，忽然长绳在脚下一绊，把他猛地摔到了地上。

孩子们和围观的人中有的拍手喊：“屁股摔两瓣啦！”有的哈哈笑了起来。小眼睛男孩红了脸，看看大家，爬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跑到一边去了。

两个摇长绳的男孩不顾脸上流着的汗水，两手继续使劲地摇着长绳，喊：“接着跳！”穿着蓝底红花衣裳的曾国兰——曾麟书的大女儿一看握紧两个小拳头，冲到长绳子前，一蹦进去，便跳了起来。她的眼睛里流露着笑意，两腮上的小酒窝鼓动着，舞动着两只嫩白的小手，一个接一个地跳了起来，长绳在她的头上脚下翻动着。国兰跳着，系着红头绳的两条小辫和系在胸前的红花手绢随着蹦跳而起落，像一个活泼的小鹿在起伏的草地上跳跃，大家着迷地看着。她一面跳，一面唱着自编的儿歌：“长绳摇啊摇，长绳摇啊摇，我们像小鹿一样快乐地跳，快乐地跳……”她一口气连着跳了五十个。有的人向她竖起了大拇指，赞扬道：“国兰不简单，有两下子。”有的人拍手叫道：“好！真想不到，女孩比男孩还厉害。”国兰跳完了，跑到人群前，撩起花手帕擦擦脸上的汗，看看围着的人。

孩子们还在跳着。人们一面看一面喝彩着。

廖氏笑着看着身旁的国兰对姐姐说：“国兰这闺女跳得真好，了不起！”她的姐姐说：“好样的！”国兰听了红了脸。廖氏问：“国兰，你妈妈在家吗？”曾国兰说：“在家。”廖氏说：“我一会儿去你家。”曾国兰抿着嘴笑了笑说：“去吧，我妈妈盼你去呢。”话音未落，江氏推开院子的大门，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向前望了望，朝着人群喊：“国兰，别玩了！回家吧！”曾国兰看看小伙伴们说：“我不玩了，回家啦。”说着，国兰一蹦一跳地向母亲跑去。江氏领着国兰进了院子，顺着篱笆边的石铺小道上向房走去。

孩子们不跳了，有的三三两两蹦跳着向家走去。围观的人们说笑着散去。

廖氏一面向家走，一面对姐姐说：“国兰是曾麟书和江氏生的第一个孩子，乳名

是‘男妹子’。她出生前长辈都盼望这一辈的头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可生下来的却是个女婴，曾家人一时大失所望，把希望寄托在第二胎上，给这个女孩取名‘男妹子’，这个名字预兆着第二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廖氏的姐姐说：“曾家盼望得个男孩子，是人之常情，我也盼再生一个男孩。”

廖氏和姐姐向前走，到一个院子的黑漆大门前，一个穿着蓝长衫的老头子正襟危坐在大树下的小竹凳上，一手抓着拐杖，一手摸摸胡子眯缝着眼睛在看着她们。地上轻轻晃动着像豹皮一样斑斑点点的阴影。

廖氏和姐姐看了看老头子，向他打招呼问：“彭大伯，身子骨可好？”

老头子说：“好！”廖氏和姐姐向家走去。走了一会儿，廖氏的姐姐蹲下提了提鞋。廖氏站住了，回头望去，离小路旁不远处，曾家白色围墙里一棵苍老、粗壮的银杏树掩荫着的小院门，隐约可见黑色门楼上挂着“芳迈群研”四个黑底金漆大字的匾额。

从敞开的院门可见篱笆里的一些果树，对着院门的一栋青砖瓦房、仓房和牲口棚。

上房窗户正上方的房檐下有一个年久的燕窝，两只小燕子从里面伸出头来，用黑黑的眼睛观察着外面。它们的父母嘴里衔着小虫双双从院外飞回来，进了燕窝。它们争着吃小虫。旁边不远，房墙上的几棵距离不远的钉子上挂着几串晒干的红辣子和几串金黄的玉米，从牲口棚开着的窗户可见两匹马、一头牛和一个小毛驴正在吃着槽子里的草料。离棚子的门口不远堆了一垛干草，一片斜斜的阴影从房屋和草垛上投到地上。

曾竟希年七十，又瘦又高，戴着青布瓜皮帽，长脸，小眼睛，生着高挺的长鼻梁和元宝耳朵，耳朵眼里长出两小撮白毛，脖子细长，向前探着头，下巴上留着长长的花白胡子，溜肩膀，花白细长的辫子拖在背后，背有点儿驼了，骨头干硬了，穿着粗布黑夹马褂，里头是蓝布长袍，穿着粗布青布鞋。虽然瘦，可是看起来还是一个满结实的老头子。他的手里拿着个小竹棍，眯缝着眼睛，搅拌着槽子里铡碎的谷草，马在咀嚼着草料。他拍拍马脖子说：“慢点吃！”枣红马昂起头仰天，昂噢昂噢地叫了一阵，看看他，低下头，又咀嚼起来。

大青马受了感染似的也昂起头，昂噢昂噢地叫了一阵。

曾竟希看着眉宇间透着几分儒雅的孙子曾麟书笑着说：“大孙子，两匹马吃高兴啦！”曾麟书说：“是啊，多么懂事的牲口啊！”曾竟希把小竹棍放到一边，走到窗前，弯下腰用两只满是青筋的手抓着草料袋往起搬，抱着沉重的、鼓囊囊的大草料袋，歪着脖子，脖子上的青筋凸起，双腿哆嗦着。年已二十有一的曾麟书也和爷爷一样身材略高，红润的脸上长着一双小眼睛，高挺的长鼻梁，蓄着不长的胡子，头戴一顶青色麻帽，背后拖着一根又粗又亮的大辫子，穿着绀色旧衬衫，脚穿绀色厚底布鞋，一看赶忙跑上去用两手抓过袋子问：“爷爷，您要把袋子放到哪里？”曾竟希说：“放在墙拐角，要不然淌进雨来就麻烦了。”曾麟书没费多大劲就把一大袋子草料放在里头的墙拐角地上。

曾竟希看看孙子笑着说：“后生可畏，没见你费劲就把袋子搬家了。”边说边拿起笤帚，扫扫摆在窗户旁边一条长凳上的灰尘和鸟屎，又把马弄出槽子的草料扫到墙边。曾麟书看着爷爷，咧嘴笑了笑说：“爷爷勤劳惯了，这么大年岁了也不闲着。”曾竟希说：“越老越不能闲着，越需要活动。”说着，他放下笤帚拿起装着草料的小簸箕，一手不时地抓两把草料往槽子里撒着，枣红马和大青马嘴里嚼着草料，枣红马不时地抬起头歪着脸看树上在鸣叫着的一只黄鹂。门口的一只大公鸡跑进了马棚，飞到马槽上抢着啄马料。曾麟书一看说：“喂你的粮食不吃，却抢马料，真不像话！”说着，他赶紧拿起笤帚驱赶正在抢着吃马料的大公鸡，大公鸡咯咯叫着，飞下马槽，向外跑去了。大青马垂下头一边翻动着粉红色的嘴唇用牙咯吱、咯吱地嚼着草料，一边眼睛斜看着曾竟希。

曾麟书放下笤帚走到爷爷身旁，右手提起空木桶把它放到一边，看了看爷爷，从爷爷脸上的表情看出他要问点什么。但是，曾竟希没问，慢慢地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从窗户里向西厢房望去。一会儿摸摸胡子笑着看了看曾麟书，开口问道：“胖崽快出世啦？”曾麟书看看爷爷，高兴地凑近他的耳朵说：“快啦，也就是最近一两天的事了。”曾竟希点点头又问：“你希望有个什么样的胖崽？”曾麟书想了想说：“我希望有个爱读书的胖崽。”曾竟希老人探过头听了，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说：“这好办，你爱读书，你的孩子就爱读书，父亲对孩子是有很大影响的。”他高兴地说：“借爷爷的吉言，我有一个爱读书的胖崽。”曾竟希仰脸看了看窗外叫着向树上飞来的一只喜鹊说：“我要是得个大曾孙子，死了也满足了。”他又看看孙子皱了皱眉担心地说：“近来我看你眼圈都黑了，瘦多了，白天下地，晚上读书，不得休息，你可要注意身子骨啊！你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老了，不中用了。一旦你的身体累坏了，日子就没法过了。”曾麟书点点头。曾竟希又问：“你父亲出去怎么还没回来？”曾麟书说：“快回来了。”曾竟希对孙子疼爱有加地说：“白天地里的活多，晚上就少看点书。”曾麟书笑了笑说：“爷爷放心吧，我的身子结实着呢，我想趁着现在年轻，孩子还没出世多干点，多学点，等到孩子出世了，生活负担就会加重，那个时候还要照顾孩子，怕不像现在这样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干活和读书。”曾竟希说：“是啊，有算计。”曾麟书说：“这都是跟爷爷学的，不算计不行啊。”曾竟希关切地问：“读书收获大不大？”曾麟书说：“收获比以前大多了，越读书知识越丰富。”曾竟希说：“那是，那是，开卷有益，我看你读书的信心很足，有志者，事竟成。”曾麟书说：“但愿如此。”曾竟希又说：“你真有福，说了江氏这样的好媳妇，她起早贪黑家里家外地忙，不得闲。”曾麟书说：“是啊，这个家全靠她了。”曾竟希向西厢房望去。

这时，国兰在西厢房窗下收拾桌子上的茶具。江氏挺着大肚子对国兰说：“妈去厨房，你太爷和爸爸在马棚里忙着呢，你快去叫他们歇息歇息。”

国兰答应着赶忙出了屋子朝马棚跑去，进了马棚，一见太爷爷有些疲倦的样子，扶着他的胳膊，踮起脚尖贴近他的耳朵说：“太爷爷您这么大年岁了还不闲着，累坏了身子可不得了，快回屋里休息休息。”曾竟希探着头听了点点头，说：“好孩子，我们庄稼人，上了岁数也闲不住。可话又说回来了，一累身上就疼，骨头架子就像要散

了一样。”曾国兰说：“这就更要休息啦。”曾竟希说：“好吧，回屋喘喘气。”

国兰扶着太爷爷看看爸爸说：“爸爸，一会儿廖氏要来咱家串门。”曾麟书说：“好，好。”拍拍女儿的头，又说：“我们回去吃饭啦。”国兰扶着太爷爷出了马棚，曾麟书在后面关上门走上前去，在另一边扶着爷爷来到院子里，向饭堂走去。曾竟希看看曾麟书问：“你爸爸怎么还没回来？”曾麟书有点担心地说：“我爸爸爱打抱不平，得罪人，让人不放心，特别是上次廖达遇见的险事，他挺身而出，那些地痞不会不报复，一会儿，我出去看看。”

廖达难忘惊险事

离曾家院门外不远的一棵树下，十几个半大男孩和一个女孩叫着，连蹦带跳。他们高兴得要死，好像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白胡子张爷爷是张老汉的父亲，八十多岁，年轻时在豆腐房里干活。他拄着拐杖从自家院子大门里慢腾腾走出来，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见这些半大孩子们一下心情变得特别好，探着头仔细看了他们，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过一般。

孩子们围着一个圆脸、高鼻子，脖子上挂着长命锁，名叫二小的小男孩——廖达的二儿子。廖达身材略高，比较瘦，小眼睛，蒜头鼻子，黑黑的脸上带着愉悦的神情，穿着灰布旧褂子，脚穿黑色的布鞋，十五岁结婚，媳妇廖氏比他大，生了三个儿子。这时，他走出院子大门，向前看了看又回去了。

二小一只小手倒提着一条奄奄一息、还在蠕动的小草蛇，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盯着蠕动的小草蛇，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它的头，眼睛转了转对其他的孩子们说：“曾爷爷救了我爸爸的命，你们在这里等我，我给曾爷爷看看蛇。”几个孩子说：“好！”

他一溜烟似的朝曾家小院的黑漆大门跑去。到了大门口两步跨上台阶，一只手猛地推开虚掩着的院门冲了进去，脚下被石头一绊摔了一跤，老虎鞋掉了一只，蛇也甩了出去。他一下爬起来，穿上掉下的鞋，跑过去抓起蛇尾巴倒提着。

正巧，曾麟书扶着爷爷向院子大门口走，曾竟希老人一看他手里的蛇，吓了一跳，喊：“妈呀！”曾竟希站住了，他一边站着腿一边哆嗦。二小跑到曾竟希老人跟前仰着脸提起蛇，问：“太爷爷，喜欢蛇吗？”曾竟希看着二小手里的蛇简直吓坏了，惊讶地道：“你这个傻孩子吓死我了，在哪里弄的？多危险，快别玩蛇，把它扔掉，这工夫回家读读书多好。”二小一听不满地撇了一下嘴，皱了一下眉，然后摇摇头说：“我最喜欢玩蛇了，读书有什么意思？”曾麟书劝说：“你太爷爷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蛇，蛇可不是好闹的，让它咬了就后悔了。”二小说：“我要给曾爷爷看，曾爷爷在家吗？”曾麟书说：“你曾爷爷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二小不作声了。

院子外的一个小男孩斜歪着小脸和胖墩挤到一起，扶着门框，伸着脖子闭上一只

眼睛，另一只眼睛从大门缝向院里看，几个孩子在后面挤。

二小手里提着蛇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曾竟希说：“听话，快把它扔到院子外。”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惊恐的曾竟希，嘬着嘴，把舌尖伸了出来，嘻嘻地笑道：“别害怕，它是草蛇，没有毒。”曾玉屏进了院子大门，一看二小手里的蛇，大声说：“赶快把蛇扔了，再不容许你玩蛇！”二小一看曾玉屏说：“妈呀！我可怕曾爷爷。”

二小跑到大门的台阶上，曾竟希没有说什么，只是直瞪着眼睛看着他拉开门。几个孩子向门旁一闪，他跳下台阶，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曾玉屏对父亲和儿子说：“二小玩蛇，要严加管教！”

二小飞一般地向前跑去，其他的小孩子跟着他一边跑一边喊叫着。

忽然，二小站住了，后面的孩子也站住了，他惊恐地看着前方的树丛对围上来的小伙伴说：“我爸爸曾经在那里遇见了几个地痞，差点让他们害了，我们赶快向回跑，不要离开家门太远。”说着他和小伙伴们喊叫着向回跑去。

曾竟希听着外面的喊叫声对曾麟书说：“男孩子就是淘气，特别是二小。”曾麟书说：“他还是小，大一点就不这样了，多么令人喜欢的小崽子，我要有这样的孩子该多好啊！”曾竟希说：“但愿事随人意。”曾麟书说：“借爷爷的吉言，前几天廖氏看了我内人的身子断定她怀的是男孩。”曾竟希听了摸着胡子高兴地笑了笑，问：“廖爷爷身体怎么样？”曾麟书说：“不晓得，一会儿我去看看。”

廖达猫着腰，两手握着车把，推着装满了青砖的独轮车，在小路上跑着，快到曾家院子大门前的时候，把车停下来。

这时，曾麟书扶着爷爷在院子大门前。廖达喊：“曾爷爷好！”曾竟希说：“好好。”

曾麟书看看廖达问：“廖爷爷近来可好？”廖达说：“闹了点小毛病，现在好了。”

曾麟书见廖达满脸是汗，一根黑亮的大辫子垂在胸前，笑着问：“你这是在忙什么？”廖达回答：“我打算在院子里再盖几间房，孩子们逐渐长大了，需要房子，买了点砖，送砖的车坏了，车夫把砖卸到村口了，我去把砖推回来。”说着看了看车上的青砖。

曾麟书问：“盖房子，用我帮忙吗？”廖达说：“先不用，需要您帮忙的时候，我再来求您。”曾麟书说：“好，我一定帮忙。”曾竟希高兴地对廖达说：“喘喘气，屋子里来坐，喝杯茶。”廖达说：“改日再坐，今天忙活就不坐啦。”曾国兰跑出来，扶着太爷爷的胳膊，面带微笑地看着廖达。廖达说：“国兰真可爱，性格又好。”曾麟书高兴地说：“性格像她的妈妈。”

曾竟希对曾麟书说：“你们聊，我和国兰回屋里去。”国兰扶着太爷爷颤颤巍巍地向院子里走去。

廖达问：“曾大哥，你家有簸箕吗？”曾麟书爽快地说：“有。”廖达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借用一下。”曾麟书十分大方地说：“没问题，你等着，我去给你取。”说着，曾麟书进了院门，跑进仓房里，把簸箕拿出来递给廖达。廖达说：“用完了，明天就还。”曾麟书说：“用着吧，不用忙着还。”廖达把簸箕放在小车上，推起小车

就走。

又瘦又矮的廖爷爷，穿着蓝长袍，猫着腰伸着脖子，探着头，嘴边几根稀疏的山羊胡子，露着嘴里长长的一颗发黄的大门牙，一只满是青筋的手拄着光溜溜的杨木拐杖一步一蹭地走来。廖达站住，看看父亲说：“慢点走，小心点。”廖爷爷说：“知道了，没事。”曾麟书惊讶地问道：“老人家，身子全好了？”廖爷爷看看曾麟书，嘴角哆哆嗦嗦地说：“好了。”曾麟书说：“以后，可要多注意身体。”廖爷爷说：“快九十岁了，胡子都成白色的了，牙也快掉没啦，注意也没用，老了，不中用了。”几个人走过来和曾麟书打招呼，然后站在廖爷爷的身旁，看着廖爷爷说：“这老寿星，身子真硬实。”廖爷爷看看大家说：“外强中干，这腿迈不动了，人老先从腿上老，不过耳朵还好，一点也不聋。”大家说：“不简单，佩服，佩服。”

二小跑来拉着爷爷的手说：“爷爷，我爸爸让您回家。”廖爷爷拄着拐杖向前走了一步，说：“我回去啦。”曾麟书说：“慢点走。”二小扶着爷爷的胳膊往回走，走到了院子门口，廖爷爷大张着嘴巴哼哧哼哧地喘着气。廖达从院门出来，看见父亲气喘吁吁的样子赶忙对二小说：“快把你爷爷扶到屋子里去歇息。”二小答应着，扶着爷爷上了院子门口的台阶，推开门进了院子。

廖达猫着腰，两手握着车把推起小车向村子的路口跑去，到了路口水沟边的枫树下，他把小车放下，看了看前方路边的丛林心有余悸，自言自语地说：“上次真险啊，想不到几个地痞隐藏在那里，亏了曾爷爷搭救，要不然就没命了。”

说着，他猫下腰，赶紧把堆在那里的青砖一擦一擦地往车上装。

二小、国兰和几个半大孩子跑来，二小看了看前面的丛林，脸色有些变白，又看看爸爸说：“我们来帮爸爸把车装上。”廖达满脸是汗，抓起了车把上的白毛巾，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对国兰和半大孩子们说：“砖上尽是灰，弄脏了衣裳，我自己来就行了。”国兰说：“没事，人多力量大。”大家忙着装车，一会儿装好了。廖达把白毛巾给几个孩子说：“你们擦擦汗。”二小抓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又用毛巾在另一个胖子的脸上擦了一把汗。几人看着脸上像花蝴蝶的胖子，有的捂住眼睛，伸出舌头，有的用手指着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二小把毛巾递给国兰，说：“擦擦汗！”国兰摇摇头说：“我用自己的手绢擦。”她抓起胸前的红花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二小把毛巾了另一个孩子，这孩子擦完汗把毛巾扔给了廖达。

廖达说：“你们去玩吧，让你们受累啦，可是要记住，不要到偏僻的地方去，要注意安全。”几个孩子说：“记住啦。”他们向回跑去。廖达用两手握着车把，双臂上暴凸的肌肉鼓着，撅着屁股，推着吱吱嘎嘎直叫的小车沿着小道向前跑去，到了自家院子大门前，他把车停下来。他见大门半开着，一看院子外的墙根下七八只大白兔子在草地上乱跑，用手遮着嘴赶紧冲院里大声喊：“媳妇！兔子都跑出来了，快出来抓兔子！”喊完，他回头一看有一只白兔向远处跑去，急急忙忙去追兔子。

二小、国兰和几个半大孩子跑过来喊：“快抓兔子！”

这时，廖氏正坐在窗下的地桌前，怀里抱着孩子，做鬼脸逗孩子玩，孩子笑着。忽然，外面传来喊声。她大声应着：“听见了！”她对向窗外看的大儿子说：“看着小

弟弟，妈去抓兔子。”大儿子说：“我去吧。”廖氏说：“不用你。”她把孩子给他，他抱着弟弟也学妈妈的样子逗他玩。

廖氏出了屋门下了台阶，向院子大门跑去，出了院子大门一看，前面的绿草地上七八只大白兔子东几只、西几只乱跑。廖达抓住了一只，正用一只手抓着兔子耳朵提着，急忙又去抓另外一只，抓住了也用手提着，赶忙向院子里走去。

二小、国兰和孩子们追。二小抓住一只，国兰也抓住一只，两人抱着大白兔，向院子大门跑去，进了院子，把兔子放进窗前的笼子里，又跑出来，追其他的兔子。

廖氏看着前面的兔子一面追，一面撩着耷拉下来的一缕长头发。她跑到前面的草地上一把捕住了一只兔子，脚下的石头一绊，差点给她摔出去，兔子从手里挣脱。

国兰跑过来把兔子抓住，给了她。她一面说：“谢谢！”一面用手抓着兔子的耳朵提着，兔子瞪着红红的眼睛，两条后腿连蹬带踹。

廖氏看着一只大白兔朝前面多事婆家院子的大门跑去。她一跺脚，焦急万分地喊：“国兰盯住这只兔子，别让它钻进她家的院子里去！”国兰答应着，朝前追去。

兔子回头看见国兰朝它追来，跑得更快了。

这时，多事婆——王爷爷的儿媳，死了丈夫，带着一个叫小恶鬼的独子过活。她把院门拉开有半尺宽，身子向门后一躲，从门开处看着跑来的兔子。小恶鬼悄悄地跑过来，多事婆拽着儿子的手，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兔子送上门了，一进来就抓住。”小恶鬼推开母亲的手，猫着腰看着门外。

兔子跑到门前，看了看半开着的门，忽然扭过头去，朝前面的一棵大树跑去，国兰在后面追。

小恶鬼一拍大腿，发急地说：“曾家这闺女，等着瞧，看我不打折你的腿，让你帮着廖家抓兔子！”他使劲把院门推上。多事婆一拍大腿恼恨地说：“送上门的兔子没了，都怪你。”小恶鬼两手叉腰，变了脸色说：“怎么能怪我呢？”多事婆一听见气不打一处来，喊：“你是我爹呀！这样跟我说话。”说着抓起门旁的门闩就向小恶鬼的屁股打去。小恶鬼一躲，发急地说：“人为财死，我看你要为兔子死。”多事婆没打着儿子，又一把把门闩向他的屁股抡去，小恶鬼一躲，抓住门闩说：“没占便宜你怪我，都怪曾家的闺女，把兔子撵跑了，要不然兔子一进来，我就把它抓住了。”多事婆听了儿子的辩解，消了气，把抓着门闩的手松开，说：“曾家的闺女欠收拾！”小恶鬼说：“我出去打折她的狗腿！”说着就去开门，抓着门闩冲出去，追上了国兰，举起来门闩向她头上打去，幸亏廖氏冲上来，一把抓住了门闩问：“你凭什么打人？”

小恶鬼说：“不关你的事，你别问！”国兰问：“你要干什么？”多事婆跑过来，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腕说：“回去！”小恶鬼不回去，从廖氏手里抢过来门闩。多事婆说：“你让我多活两天吧，别给我惹祸了！再说他爷爷的脾气你还不晓得，上来倔强劲儿谁不怕他！”小恶鬼和多事婆回了院子，他把门闩扔到门旁说：“等她爷爷死了，我再收拾她。”多事婆手拉着儿子从门缝向外看了一会儿，回过头看看儿子冷笑着说：“别看他家养这些兔子，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一场天灾来了，都死个干净。”小恶鬼说：“怪不得老妈不养活物，来现成的，原来是这么个缘故。”多事婆在心里算计